

中国： 需要厕所革命

**ZHONG GUO
XUYAO CESUO GEMING**



朱嘉明 编
上海三联书店

革命不一定是动荡和暴力。绿色革命就是和平的革命，不流血的，可有效地推进发展中国家农业改善的。我国现在需要很多革命，它们都是平静的，但都是必需的。我确信，“厕所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中国众多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中，厕所问题不能不是最为年深日久，而又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的问题。



中国： 需要厕所革命

**ZHONG GUO
XUYAO CESUO GEMING**

朱嘉明 编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朱国安

封面设计 桑吉芳

中国：需要厕所革命

朱嘉明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70,000

印数：1—2300册

ISBN7-5426-0141-5/G·27
ISBN7-5426-0144-X/G·28

(平)定价：5.30元
(精)定价：7.80元

出版说明

朱嘉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88年获博士学位，目前还兼任《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中信国际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他于70年代初便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涉猎了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并撰写了《国民经济结构浅说》、《现实与选择》（与吕政合著）两部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许多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发起和组织中青年经济学家各类活动、为改革和开放献计献策之余，出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责任感，在中国厕所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作为访问学者逗留美国期间，他为考察美国厕所现状、引进先进厕所系统而四处奔波；回国后，他又不厌其烦地收集了大量有关厕所、环卫方面的文字、图片资料，为中国“厕所革命”摇旗呐喊。这部集子便是他在这方面的结晶。

厕所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厕所状况，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文明程度。在中国众多“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中，厕所问题不能不是其中最为年深日久，而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希望这部集子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厕所问题的重视，能为改善中国厕所现状贡献绵薄之力。

上海三联书店

1988.9.30

我为什么主张“厕所革命”？

——代序言

朱嘉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知道：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几乎涉及到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千头万绪，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成为全民族每一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厕所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厕所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水准。正因为如此，不久前，在东京举行了公共厕所国际讨论会，大约有10个国家的22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家庭厕所到公共厕所，普遍存在着简陋、脏臭、配套设施不健全，卫生质量低下的现象。国内外的公众舆论早已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成效不大。

为什么中国的厕所问题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看，至少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首先，中国文化是偏重于“吃”本身，而忽视“吃”的另一端的。有人早就说过，如果说中国人的“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实不为过。而对于人的“排泄”问题，自古缺少重视。其次，自古以来，包括旧中国，战乱、饥荒不绝，社会动荡不断，百姓温饱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生活且不安定，哪有多少精力去考虑厕所问题。即使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也少有这种“闲心”。再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错误的经济发展路线下，人们的生活本来就被忽视了，吃、穿、住、行均有问题，谁还会顾及到“厕所”问题？最后，是人们的传统习惯，似乎不脏不臭就不是厕所，不小不暗也不符合厕所的要求，公共厕所就应当彼此之间“一览无余”。总之，要说在中国有众多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厕所问题不能不是其中最为年深日久，而又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的问题。

我对厕所问题的兴趣，可追溯到童年。可能是1959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那前后，我正读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我想，为什么要让工人叔叔去掏厕所？那时，我住在胡同的四合院中，掏粪工人所过之处，常常落下污秽之物，众人都捂鼻子，我怕工人师傅难过，就使劲憋气，待他们走后，再使劲呼吸。以后，上山下乡，厕所经常是“大自然”，但是，在农场，在村子里，厕所又成了碰到的日常问题。有时，走进厕所，会被已经在那里恭候的猪、狗吓一跳；有时，主要是冬天，去一次厕所，冻得哭笑不得，还要常常去刨冻成“小山峰”似的粪便，以使人们“方便”。在中国，我几乎没有没去过的省市，走到哪里，碰到的都是厕所问题。

我也知道，在发达国家，厕所也是“发达”的。但是，想

来想去，无非是抽水马桶已普及罢了。1985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这才有了全面认识。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是不对的。可是，美国的厕所确实比中国的要“发达”。第一，美国的家庭厕所，是住宅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舒适、宽敞、干净；第二，美国的公共厕所，普遍管理得较好，少有脏臭现象，还有卫生纸；第三，厕所的种类多样化，并不都是抽水马桶。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人们在使用厕所时的自觉约束。当然，在一些都市，如纽约，也有不堪入目的公共厕所。

我想，出国一趟，如能为中国的厕所改进有所贡献，也是可以聊以自慰的。于是，我开始注意有关资料。恰巧，一位美国小伙子告诉我：在美国有一种非抽水的，靠风力循环的厕所系统，文明卫生，没有臭味，人类废物最后凝结为干燥的颗粒。我知道，中国北部，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地下水资源严重匮乏，普及抽水马桶不仅带来污染问题，也受到水资源的限制。兴趣即生，我很快找到了有关资料，并找到了美国生产这种系统的公司及股东。这个公司在波士顿，股东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成员，阿比·洛克菲勒。

我很快与阿比·洛克菲勒取得了联系，她欢迎我到波士顿去谈一谈。1986年春天，我专程从密西根的安娜堡飞到波士顿，与她进行了长谈。我主要向她介绍了中国厕所的现状，以及改造中国厕所的迫切性和困难。她则详细地介绍了这种CLIVUS MULTRUM厕所系统的原理、技术特征，以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广的情况。我表示，希望能在中国试验，希望她能提供一套系统安装在北京。阿比·洛克菲勒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又是一个热心于推广她这种系统的人，特别通达，富于同情心。最后，她表示，她愿为此去中国一趟，由她个人

支付全部费用。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然而，我很快发现，我的困难将在国内了。我请国家经委的一个代表团听取了有关CLIVUS MULTRUM系统介绍，并进行了实地参观，为的是使他们能关心、推广这一技术。我请天津张炜同志发了邀请，以便阿比一家办签证。又写信给在北京、上海的朋友，希望他们宣传此事。后来，我回国了，从接待，选址、安装等事项，逐一落实。北京环卫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最后，确定将这一系统安装在紫竹院公园。其间，集装箱的装运还发生了问题。

1986年10月初，阿比一家来到北京，他们公司的总经理也来了。一座CLIVUS MULTRUM系统安装在紫竹院公园中。一些报刊作了介绍。开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关闭了起来。仅仅这件事，涉及到包括市政府、环卫局、园林局、紫竹院公园等许多系统和单位。我干此事，不是以“单位”身份参加的，而是出于个人的责任感，到安装完毕，送阿比一家上了飞机，颇感精疲力尽。据阿比讲，她的这种系统，在古巴和南美洲一些国家都得到了推广。而我明白，在中国的推广非我力所能及。我和阿比谈过中国要进行“厕所革命”，她的丈夫和她都很兴奋，表示，真的能这样，他们还可以寻求世界银行的帮助。可是，我感到，“厕所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事情。我一度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如今，CLIVUS MULTRUM系统还安装在紫竹院公园中。我无暇去推广它，也缺少推广它的起码条件。而阿比·洛克菲勒为此支出了几十万美元。第二次去美国，她的父亲戴维·洛克菲勒还问过此事在中国的反映。我有一种强烈想法，要让阿比觉得，她的努力，她的全部支付，并没有白费，同时，让她的朋友们，我在美国、中国关心此事的朋友们都觉得事情并

没有到此结束，在中国，“厕所革命”已经开始，并且会成功的。所以，去年10月去美国时，我告诉阿比，我要为此编一本书。这本书肯定不会是畅销书，所以我要筹款自费出版。

书中选了阿比·洛克菲勒的一篇介绍CLIVUS MULT-UM系统的文章，以及国内所能得到的一些资料，并加以分类。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资料的汇编，而且包含着我内心的呼声：大家都来关心我国的厕所问题吧！不论是从一个文明古国来说，还是从一个建设现代化文明国家来说，厕所问题到了该加以解决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连厕所问题都无力解决，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与此同时，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还有洗澡问题，都到了要提到议事日程，以至要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革命不一定是动荡和暴力。绿色革命就是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但有效地推进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改善。我国现在需要很多革命，它们都是平静的，但却是必需的。我确信，“厕所革命”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8.6.16)

目 录

我为什么主张“厕所革命”?

——代序言

朱嘉明(1)

厕所革命的观念是对“媚俗”的挑战

朱嘉明(1)

CLIVUS MULTRUM 系统和与之相连的 水箱系统及人类废物处理

A·A·洛克菲勒

(7)

第 1 部分 厕所问题纵横谈

古人论厕所卫生(节选)

李景雄(17)

抽水马桶上的沉思

——追求完善的人废处理方法

任觉民(20)

人·厕所·文明

柳 红(38)

抽水马桶和现代化

——读沈鸿同志信有感

张 沛(43)

厕所问题断想

夏 言(46)

厕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

(48)

第 2 部分 中国厕所的现状

访厕所

罗祥兴(53)

再访厕所

——随北京市5位正副市长察看公共厕所

周樱 罗祥兴 李爱平(58)

三访厕所

罗祥兴(65)

北京、上海、香港、福州、大连的厕所

山西省城市环卫科技情报站(67)

改善公厕卫生设施 保障游客身心健康

——八城市旅游区公厕现状

张东顺等(74)

北京公厕的现状与收费问题

宗春启(78)

公共厕所难题多

——京津湘鄂实地访察记

龚金星(81)

“上厕难”的画外音

王晶珠(86)

广州市公厕建设及卫生管理情况简介

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90)

第3部分 国外厕所面面观

日本公厕面面观

英夫编译(97)

法国公厕趣话

贾正华(100)

美国厕所趣谈

邓泰和(103)

赴吉隆坡参加粪便垃圾处理研讨会的报告

徐国雄(105)

发展中国家垃圾粪便处理现状及对策

徐国雄(114)

第4部分 建议、设想与规划

关于加强城市公共厕所综合治理的建议

全国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全体委员(123)

关于加强城市公厕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28)

试从厕所的多种功能探讨城市公共厕所的建设

孙鸿恒(132)

关于城市公共厕所规划问题的探讨

刘丕恭(140)

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布局与设计初探

胡宁静(145)

试论城市公共厕所的规划选址及设计建造等

若干问题

刘之澄(153)

福州市公共厕所建筑技术的新发展

林旭光(159)

以厕养厕,走有偿服务之路

重庆市沙坪坝区环卫所(166)

第5部分 粪便处理

关于城市垃圾、粪便处理规划的初步设想

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局(173)

广州、深圳、佛山市垃圾、粪便卫生处理考察汇报

胡汉升 王子石 罗树人 潘顺昌 王乃益(187)

论城市粪便处理

边振(191)

粪便的卫生清除

田乐水(195)

粪便、垃圾的无害化

过基同(201)

谈我国城市垃圾粪便的收运和处理

张瑞久(210)

后记

朱嘉明(220)

厕所革命的观念是对“媚俗”的挑战

朱嘉明

在中国，讲粪便、讲厕所是常常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如果你再谈论什么“厕所革命”，讲粪便处理的种种技术，把厕所的现代化提到文化现代化组成部分的高度，很多人是不那么以为然的。几年来，我由于这方面缺少“知音”而常常失望和沮丧。

可是，不久前，我竟然找到了一个“知音”，他的名叫字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捷克作家，他写了不少著作，其中的一本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①。据中译本译者说，这本书在西方社会影响极大，被认为是廿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作者被认为“把哲理小说提高到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在这本书中，竟然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了粪便问题，作者发表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想法。

作者提出大便问题，是从斯大林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捷]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7年9月。

中的死因开始的。请读者耐心读一下作者的发现及感想：

直到1980年，我们才从《星期天时报》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厕所。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弄得又臭又乱的恶习，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让他把厕所弄干净。他发怒，吵架，动武，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希望长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他扑中了，身体被钉在电网上，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

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所有的证据表明，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弃儿。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为震怒（毕竟，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也可以是出于喜爱（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

遗弃和特权，幸福与痛苦——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

战争一开始，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指责他的肮脏。他，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为了

大便的评判么？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

令人晕眩之近？太近会引起晕眩？

会的。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地球便消失了，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同一回事，毫无二致，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像天平的秤盘，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们看到，作者是何等高地评价斯大林之子的死，把他为大便而死，说成是一种杰出的形而上之死，简直就是伟大、崇高的殉身。这并非是一种标新立异，耸人听闻。因为作者触及到了人类价值观的最中心内容，那就是人的尊严是必须捍卫的。这样做了，借用中国古语来说，即使死，也是死得重如泰山，而不是轻如鸿毛。不能理解这一点，而以为斯大林之子为大便而死，是愚蠢行为，那正是作者昆德拉所要反对的，那是因为你陷入了一种媚俗状态，即不能彻底地摆脱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存在的世俗的观念、虚伪的观念。否定大便就是证明。请看作者说道：

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Kitsch(媚俗作态)”。

“Kitsch”是个德国词，产生于伤感的 19 世纪的中期，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义便渐渐淹没了：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消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凡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现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

我说到极权统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东西必将

从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在博爱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离集体的东西均遭藐视)；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将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终)；所有的嘲讽(在媚俗的王国里，一切都必须严肃对待)，以及抛弃了家庭的女人，或者爱男性胜过爱女性的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这样神圣的法令，就成为了疑问。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古拉格^①当作媚俗作态极权统治用来处理垃圾的化粪池。

请注意，作者否定大便就是媚俗，一直谈到了哲学、政治，提出了极权统治是反对侵犯媚俗的。因为媚俗是极权统治的基础。这种思想是多么的有趣而又深刻啊。

不仅如此，作者还公然向神学、向被媚俗熏染的人的意识挑战，他写道：

我小的时候，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旧约全书》，书上有多雷^②的木刻插画。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我总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他吃东西，就得有肠子。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亵渎神明。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

① 古拉格，Gulag，俄文“劳改营总局”的缩写。

② 多雷(1832—1883)，法国著名插图画家。